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2020 东京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不畏强手,奋力拼搏,敢于胜利,为国争光,先后获得了 38 块金牌,在奥运赛场 38 次奏响国歌、升起国旗,每逢此情此景,都会令我肃然起敬,自豪感油然而生,也不禁让我想起不久前参观的国旗教育馆。

建成于 2019 年的国旗教育馆,位于浙江瑞安西山。那天上午,淡淡的阳光轻柔地洒在地上,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草木芳香,我们兴致勃勃地前去参观。拾级而上,到了馆前广场,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高高

飘扬的国旗,四周树木参天,葱茏翠绿,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让人心情陡然澎湃起来。

瑞安市委宣传部的小朱已在门前等着我们。她参与了国旗教育馆展厅的文案工作,对国旗教育馆充满感情又稔熟于心。她见我们意犹未尽地注视着建筑,便介绍说:国旗教育馆的主题为“天圆地方,天瑞地安,鼎盛中华,红旗飘扬”。建筑物外表面用红色金属铝板进行了三维形体塑造,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呈现出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效果,每面旗长为 22.2 米,宽为 14.8 米,长宽比为 3 比 2。整个馆的高度为 19.49 米,象征新中国诞生于 1949 年,而广场上的旗杆高度为 20.19 米,象征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随后,小朱陪同我们进入馆内,并为我们做了生动翔实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瑞安与国旗、与国旗教育馆的特殊情缘。

原来,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是瑞安人。1949 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下设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7 月 15 日起《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陆续刊登了《国旗国歌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求意见稿》。到 8 月中旬共收到应征国旗国歌 2992 幅,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从来稿中初步选定国旗图案 16 幅,后陆续增加到 38 幅,曾联松的“红地五星旗”入选。1949 年 9 月 25 日晚,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国都及纪年协商座谈会。曾联松设计的“五星布成椭圆形,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恰似众星拱北斗的红地五星旗”图案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9 月 26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表决草案中有关国旗部分的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黄星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上述决议。当年 9 月 28 日,《人民日报》报道政协会议时,改称“红地五星旗”为“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从此高高飘扬于中华大地。

为此,1950 年 10 月 1 日,曾联松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坐在观礼台右侧 97 号座位上,目睹了自己设计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同年 11 月,他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函(第 1139 号):“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 500 万元,分别交邮局及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收到后希即见复。”

那天的参观,让我深受教育,更增添了对国旗的热爱和崇敬。我由此想到了《国法法》,想到了许许多多与国旗有关的人和事。遨游太空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身上有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神舟 12 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在空间站进行第二次出舱活动时,天和核心舱内五星红旗赫然在目;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常年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中国登山队登上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件事,就是插上五星红旗;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大楼上,尤其是最近从电视中看到,各国各色人等疲于



郑辛遥 好一朵玫瑰花,你见到的是什么?

逃命,战乱导致千疮百孔的阿富汗喀布尔,我国大使馆上空那一抹红色,那一面傲然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所有这些,怎能不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由衷的自豪。

更令人感动的是,由习近平主席签署命令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王继才,他工作在黄海上的开山岛,岛上乱石丛生、野草疯长、营房危旧,还与蛇鼠相伴。尽管如此,他在弹丸之地的岛上默默无闻,且义无反顾地守岛 32 年。他每天

早上准时举行升国旗仪式,然后开始巡岛。32 年里自己掏钱买了上百面国旗。他生前说:“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家就是岛,岛就是国。国旗是象征。”当然还有西藏南山市错那县勒门巴民族乡乡干部格桑旦增,今年 61 岁,巡边 38 年,巡边一圈需一周时间,每次巡边一定手擎国旗。他表示,“只要还能巡边,就一直坚持下去。”让人骄傲的是,类似动人心魄的事迹不胜枚举。

可以说,国旗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的一种信仰、一种目标,看到它就会有坚持下去的力量,有奋斗到底的热血。几十年来,有一首歌常常在我耳畔回荡:“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高昂激越、充满情怀的歌声,每每令我在心中庄严地举起右手:敬礼!国旗!

疫情还未消,口罩仍须戴。我在地铁车厢里见过有个白领女士打喷嚏时边摘下口罩边动作很规范地用手臂遮挡自己的口鼻。其实我非常理解她的下意识之有意识,她是怕自己的飞沫飞溅走了自己的口罩。疫情以来,我也见有不少乘客在走出车站后随手摘下口罩撕成两半丢进垃圾桶。我相信还有更多的老年人,一次性口罩反复使用,不戴的时候像做剑客一样插在袖管上。

针对有市民乱扔乱丢废弃口罩的问题,申城最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活动,希望巩固推行了两年的垃圾分类所取得的成效,通过在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张贴海报、街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公益短片等宣传手段,教育、督导、劝诫随意处置废弃口罩的不文明行为。

废弃口罩到底是不是垃圾还是有危害垃圾?我认为,医院里、病房里、太平间里,哪怕是粉扑车间里的废弃口罩,脏其害,无异于一口痰。这也是常识。过的口罩,毕竟不是换洗的衣服,其脏其害,无异于一口痰。这也是常识。我建议,不妨在街头巷尾、住宅小区、写字楼外、车站渡口等地方,放置一个醒目的“废弃口罩桶”,再贴一张简洁的图示。其实,这也同样是有关清洁能部门的“举手之劳”吧。大家以为如何?

2020 春节前夕,原来确认所有的民俗文化活动取消了,每天关注的是疫情新闻。工作室不能去,待在家里感觉很不不是滋味,我不知道做些什么好。作为一个民间艺术非遗传承人,此时,我在传承方面很难有什么作为。好在做了两个月的志愿者,让我切实切实感受到居委会干部不容易。

抗疫期间,我在家里能不能做个非遗传承的志愿者?好友告诉我:在抖音上有很多这样教剪非遗的直播,全国各地会有很多剪纸人喜欢你的剪纸。

上抖音看了很多剪纸老师的直播,大多数只是在教对折或团花的剪纸,没有实质性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更没有看到教剪纸的传统

许多年前,在写作课堂上,有一位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声不响,两节课下来,几乎没有看到她在课堂上与同桌有些微言语,她全神贯注地盯着你,盯着你不自觉地总要跟她眼神交流,需要看到她的反应。第一次收这个班的作业有点惊喜,一般来说,作文属于原创,每位学生的灵感来潮时间不定,平时课后习作,拖延延迟递交很正常。但这个班在该收作业的那一天,我走进课堂,一擦作文本已经整整齐齐放在讲台上,最上面的那份,是一位叫吴蓉瑾的学生。

作为教师,改作业从一份字迹清秀、篇章语言都尤其是批改作文,遇到优秀的作业总会多写几句评语。但不可能所有几十位学生的习作,时间不允许,所以都是一半详批、一半略批。唯有吴蓉瑾的作业因为总在第一本,而且每次作业都有新的巧心思,也就多写一些评语。就这样到了学期的中期,需要课堂评议和交流,便请了写得最好的吴蓉瑾当堂读一篇自己的习作,原来她就是那位上课眼神总盯着我的学生。

我让写作课代表下课后来一次办公室,帮忙把同学们的中期成绩统计一下。来的是吴蓉瑾。以前她总是将收好的作业放在讲台上,她是我所有课代表中最后一个人本与名字对上号的。有时候,我将她的习作归为略批,下一次作业她会用纸条问:“老师,我上次的作文哪里不够好?”逼着我渐渐地使模糊了详略批改的界限,只要是认真习作的,全部加以详批。这个班一年的写作课,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新旧取代,生死换代。心定乾坤,事善一生,何惧虎狼张牙舞爪,不为蚊蝇嗡嗡叫。自己想得太多,莫怪人言不少。

问事,不忘问人好,有礼做事,多记做好,有理。老天真有,大地有情,只是自己有所作为和切勿勿为非作歹。

当你把己坏全部使用到别人身上,请问会有好的结果吗?当你将己善一切施行于公众事业,请问会有坏的结局吗?

小心亲信出意外,当心轻信得深害。没有起死回生的把握,少来呼风唤雨的把戏。保持机敏与灵敏,防止过敏,对得起“敏”字。

面对世界,便要面对问题;热爱世界,便请热爱生活。

七夕会

性,不管是贴在窗户上还是绣在衣服上、鞋上或手绢上,一定是实用的。如果是无用的东西,你剪它干嘛呢?当下剪纸作品面积越来越大,这些剪纸大多数是画或者图片的复制,没有一点剪纸元素,与传承剪纸无关。所以,我收徒弟时就向他们说清楚:不要去做大的作品,暂时不要去参加剪纸比赛、展览。我希望他们踏踏实实地剪纸,以小见大,让老百姓看得喜欢,爱不释手,那才是真正的剪纸。我同样也会把一些传统剪纸的语言、元素以及剪纸的分类告诉他们,让他们真正了解传统剪纸的魅力。

退休以后,我成为一个直播平台的主播,每天乐此不疲地在直播间传授非遗艺术,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发挥余热的生活。

就在一次次一擦擦吴蓉瑾放在第一本的习作练习中过去了。

几年后,收到一张字迹端正的教师节贺卡,是吴蓉瑾的,字里行间除了祝福,便是告知,自己在卢湾第一中心小学做语文教师,很喜欢这份工作,希望自己能够做好。

又过了几年,有了手机,吴蓉瑾托带教实习生的同仁带给我她的手机号,于是有了逢年过节的彼此问候,那时候,她已经是卢湾一中心的副校长。

有了微信,在朋友圈看到的吴蓉瑾,已经改变了我与她原来的师生关系,就像当年她默默地把自己的习作放全班第一本,执著地逼你详细审视,她把所有学校教师的成就、学生的点滴进步、家长的育儿创意、学校的云课堂和云厨房建设、中国

人过中国节、昆曲进校园等文化活动、学校击剑馆的改造、咏春拳和足球队的活动……第一时间在圈里发布。于她自己,较多的是通告“在路上,在开会,手机暂时无法接听”,还有就是几乎每天深夜必报的一张图:学校办公室的走廊——那是她的“爱的走廊”,以及凌晨各种姿态的一幅荷花——那是她一日清新的开始。

吴蓉瑾是我许多年前的学生,是子侄辈的老师,是我好几位入职小学教师的学生的领导,如今是中宣部褒扬的“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获得“时代楷模”称号。优秀的人到哪里都能发光,他们有可贵的品质:对事业执著而忘我,对师长深情而内敛,对学生温润而严格,对自己,往往追求极致完美。吴蓉瑾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天从福州路建设大楼出来,向西漫步。刚过河南中路,忽然发现马路对面的一排店铺都已经用大煤渣砖封门,心头猛地一悸——我自小熟悉的福州路文化街最后的几栋老房子,看来很快就要消失了,于是赶紧拿出手机,为自己的少年记忆留下佐证。

记得当年放学后常与同学一道去上海旧书店,陆续买到了不少有趣味、有营养的书籍,其中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数理化自学丛书》等。

湖北路口上的青少年无线电用品商店也是常去之处,曾用在那里选购的电子零件,自己装配成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当时颇为自豪。

最近面临拆迁的周虎臣笔庄,当年与曹素功墨庄毗邻,后来店铺似乎合并了,还挂过杨振华笔庄、胡开文墨庄等店牌。店堂里当年挂着沪上老一代名流的书法条幅,记得其中有李天马、钱君匋等。当时真不懂欣赏,对有的作品还有点不以为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花了几分钱从店里买了颜真卿多宝塔碑帖,曾用功临摹了几年。有一次避雨,在此停留了半小时,只见几位工人面对窗口的光亮,手持专用小刀,用心地梳理笔毫,剔除杂毛,以保证“尖齐圆健”,从而深知毛笔生产之不易。

坐落在山西中路口的百新文具商店,当时与南京东路、福建中路口的“茂和”,并称上海文具店的“魁首”。记得中学时代从百新买过一块美术放大玻璃片,上面刻着精细的小方格。当时我把玻璃片蒙在毛主席肖像画上,然后在大方格纸上,依样描绘出了伟人的图像,惟妙惟肖,分毫不差。

靠近山东路的汇丰纸行,据说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之一的专业店。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各单位设灵堂,扎花圈,彩色皱纸在各文具店都一时缺货。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到这家纸店,忍饥挨饿,排着长队,到晚上 9 点多才预订了次日下午取货。至今恰好 45 年,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福州路的文化特色,当然远不止这些。比如,有“远东第一大剧场”美誉的天蟾舞台,无数京剧名伶曾在此一展身手,一炮走红。我也滥学充数,在此聆听过小盖叫天、谭元寿、李炳淑等名家的演唱。

一大批老画家“靠边站”的时期,其作品很难看到。当时我就是在福州路、河南中路拐角处的一所房屋里见识了刘海粟、程十发、唐云等名家的作品。从窗口向里望去,只见工匠正在装裱书画作品,周围墙壁上都粘贴着装裱作品,正在晾干。每次路过,我都要停下脚步,探头欣赏一番,仿佛参观了一场精品艺术展。

如果说饮食文化也包含在内,那就更多了,杏花楼、老正兴、王宝和等百年老字号闻名遐迩,广帮、徽帮、苏锡帮、淮扬帮一应俱全。要说特色,当时美味斋的猪油菜饭、大鸿运酒楼的本帮菜还是给我留有不错的印象。